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雙城記

四大名醫

何冀平

病急亂投醫，新冠患者每天數萬增長，危難關頭，國人沒有把希望寄託在美國輝瑞出的抗新冠藥，而是轉身投向中藥，一款「連花清瘟膠囊」供不應求。這年月，如果香港的廟門還開，拜得最多的一定是藥王爺。

藥王廟內有諸神，主神是神農炎帝，四位副神分別是：先秦的扁鵲、東漢的華佗和張仲景、唐朝的孫思邈。關於孫思邈的年齡一直都有爭議，有的說101歲、有的說120歲。古代的名醫離我們太遠，但他們留下的藥方流傳千年，依舊還能醫病救人。

北京中醫界有聞名遐邇四大名醫，分別是施今墨、蕭龍友、孔伯華、汪逢春，是二三十年代懸壺濟世的神醫。餘生也晚，我相交的是其中兩位的後人，也是名醫。施今墨的兒子施小墨，原名施如雪，子承父業是業界翹楚，特別託人找我；孔伯華的三子孔嗣伯，託賴他我才有今生，詳情容後再敘。

說起恩醫孔嗣伯，是四大名醫之一孔伯華的第三子。孔嗣伯居所離我家不遠，大廈名為安華樓，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北京城最好的居民大樓，拜中央特別照顧，孔嗣伯住了進去，家宅安樂，更定下心來要為天下行醫，以報國恩。可惜緊接而至的文革，把他害得極慘，這情況，毛主席一定不知道。

1951年的一天，18歲的孔嗣伯跟着父親孔伯華走進香山雙清別墅，來到毛主席的臥室。毛主席正斜躺在床上看書，見孔伯華進來，忙伸出手相迎，說：「早聞孔老大名，你是孔子多少代孫呀？」孔伯華回答：「第74代。」「好啊，不為良相，便為良醫，您創辦的北平國醫學院，為我國中醫事業做了很大貢獻！」第一次見毛主席，孔伯華沒有想到主席竟對自己這麼了解，心中暗暗嘆服。

診病之後，孔伯華口授一個藥方，藥量是兩到三服，吃過兩服，再看效果。毛主席吃完兩服後效果甚佳，委託衛生部長傅連璋給孔伯華打電話，孔伯華二進雙清別墅。他說中醫是老祖宗留下來的寶貴遺產，可是在西醫的衝擊下，愈來愈不受重視，他希望國家振興中醫。毛主席同意孔伯華的見解，對他說，新中國絕不會丟棄中醫這樣的國粹，並希望他能帶頭做出表率。後來，毛澤東遷居中南海，還是請孔伯華把脈。

孔伯華擅長用石膏，有「石膏孔」的稱譽。又善用鮮藥，如鮮藿香、鮮佩蘭、鮮薄荷、鮮藕、鮮荷葉等，取其芳香清輕，清靈通竅，除穢透達。孔嗣伯繼承父親，又有新的發揮，我的病就不僅是石膏治好的。

此山中

戀戀風塵下南美

鄧達智

去南美洲，為什麼稱呼這個行動叫「下」？

英國人戲稱南半球的澳洲、新西蘭為Down Below，一種北半球人慣性的地緣距離認知；南邊便是南邊，不止下面的Down，更是低層次的Below！

表面謙謙君子，讓世人稱為Gentleman的英國人雖說幽默成性，實質憎人富貴厭人貧，語言偽術到家，話鋒一轉對家不知不覺間被踩成地底泥，就是國民以源自同種同文英倫三島為主的澳洲、新西蘭，冇情講就是不給面子！

我們中國人呢？史上鄭和身負重任，曾7次……下西洋（南洋）；北在上、南在下，往西洋的行動是為「下」！

粵語舊時：

落去星馬泰南洋……

落去南美洲巴西……

下、落；屬於南半球。北半球在上，也亦一種身份及地域的普遍認知及說法，況且那麼遙遠；小學三年級時，同學一家移居阿根廷，校主任在早會上特別報道，說阿根廷位於我們腳下地球的另一邊，如果掘個地洞直穿，下面就是南美洲，而且坐船漂洋過海，隨時一頭半個月始達，這一去，可能永不還鄉……小學另一位同學、同村兄弟上初中後未幾，被送到巴西聖保羅市隨親戚學做生意，惜別聚會之後，真的；此生沒再相見！

皆因書友不幸，於不久之前在德國因心臟梗塞離世。

曾經回來過老家，再轉往歐洲謀生，是我那些年仍在國外？還是直至近年同學們發起「平常無事常相見」，才得以跟半世紀前的童年書友重新聯繫，錯過了跟老友重聚的機會。20歲乘順風車首次去墨西哥，跟家人報平安：聖地牙哥之後就會過關落去墨西哥（其實墨國位於北美洲，只是國力比較美國長時間都略弱，無奈被撥入「下面」的國度）。為成衣配額出口美國的方便，弟弟們曾經在中美洲危地馬拉跟製衣廠掛單生產。前往探望，當時自己位處北美多倫多，便會這樣說：「落去中美洲探我細佬！」

位處佛羅里達州擲石之遙，古巴的位置並不那麼南，赤道以北，屬北半球。歷史上西班牙的加勒比海明珠，縱使解放後經濟一般，往昔繁華文化豐盛未被雨打風吹去，起碼在人們印象中仍未盡散；曾旅遊3次，一次感覺是往南、往下走都沒有。

真正處身南美，而非北美、中美的拉美國度，遲至公元二千年之後，理由很簡單：除了遊遍世界的意願，重要是當我發現母親那邊的外祖血緣，帶有南美洲基因，那是我們自小心繫一絲頗為朦朧的假設，明明這家人的面相身材浮現那麼多血統非純粹的印記，而且家族老照片拍於並不知名的親戚寄自陌生且遙遠國度的明信片。近20年前，得到一些蛛絲馬跡外祖家族訊號，再拜讀湯錦台先生著作《千年客家》（如果出版社），揭開秘魯為華人最早落腳南美洲之一的國度，反正心思一生起碼一次必看必遊、一度被時間遺忘「馬丘比丘」，毅然從多倫多出發（那是我個人認為至佳出發到加勒比海及南美洲的據點，除了探望至親骨肉家人，又可稍作休息適應時差，再者出入加拿大移民局及海關，沒像途經美國被當成罪犯般的麻煩與難堪）直飛秘魯首都利馬。（待續）

◆秘魯馬丘比丘，1997年之前接觸拉丁美洲為墨西哥、危地馬拉及古巴。眞正躑躅南美洲遲至公元二千年頭，直奔秘魯首都利馬唐人街。作者供圖

發式生活

要認清每個資訊真確性

余宜發

還記得初初疫情開始的時候，大家也不知所措，如何去面對這個新冠病毒。但經過一段長時間，目前已經超過兩年的日子，慶幸一年多前終於出現對付病毒的疫苗。

明白到，最初大家對於打疫苗懷有不確定的想法，始終是新研發的疫苗，很多人也猶豫不決覺得自己需不需要接受注射，這點我非常明白，我相信自己也是其中一人。但經過世界衞生組織的資訊及不同地方或國家的數據，注射新冠疫苗比不注射一定好很多。

在資訊發達的今天，總有很多不確定性的資料，甚至總有一班人唱反調，訛稱打了疫苗身體會怎樣怎樣，甚至乎會死亡。雖然這些數字確實有出現，但可能是因為有其他原因所導致，結果令到很多需要打疫苗的人也為之卻步。特別是有些傳言說，如果長者注射之後會有很多不良反應甚至死亡，所以好像香港，也有很多長者遲遲也沒有注射疫苗。時至今日愈來愈多確診個案，當中離世的大多數是長者朋友。每天看到這些消息，心也很痛，我覺得不多不少也因為一些不實資訊而令到他們沒有疫苗的保護才引致很多併發症而死亡。

其實早在半年前，身邊有很多長者朋友已經注射了疫苗，他們也非常健康而且沒有一些不良反應。也有一些醫生說：「其實疫苗的不良反應，年輕的機會比年長的人更大，但始終打了疫苗，總會減低染疫時的嚴重情況。」在我們身邊，每天也會吸收到這個信息，但又有幾多人會去相信及給一些正確的資訊畀這群長者朋友？所以有時我覺得，在今天這個資訊發達的年代，有些資訊可以幫助我們在生活上得到參考，但亦都有些資訊可能令到一個生命得不到保障甚至死亡。就好像很多政府宣傳片也叫大家，如果還未注射新冠疫苗的話，應該快些接種，減低死亡風險。不希望再有患上新冠病毒的人不幸離世，因為每個生命也是非常寶貴，要好好衡量及認清每一個資訊的真確性才去相信。

所以如果身邊有一些長者朋友還未打疫苗，不如快些找醫生為他們作一個評估，如果可行的話，應該盡快接種，不要錯過這個黃金時間。

冬陽天地

疫情中的婦女節

梁冬陽醫生

三八婦女節在今年有特別意義。新冠疫症肆虐，這兩天去到每日五萬多新增確診個案，作為職場和家庭婦女都面臨着很多壓力，殺到埋身要逐一解決。

一家人的健康掌握在家中的行政總裁女主人身上：

要將整家人的防護裝備，日常用的口罩、食物、快速測試盒一一預備，要留意是否足夠也要顧住質量，要花很多時間去研究這些用品的出處，哪些是信得過的品牌，花大量的精力去做市場調查。

家中有幼兒的因為沒有打疫苗，保護孩子的責任重大，很多媽媽都擔驚受怕，生怕自己或家人傳染給幼兒，每天特別留意着他們的健康狀況。

有學齡兒童的因為小朋友留在家中網上課室，如果是職業婦女要上班不能留在家中，到處去求人照顧看小朋友，有老人家工人姐姐可以照顧已經算大幸，起碼可以安心去上班，但如果找不到人的話就慘了。因為在香港獨留兒童在家是屬於違法的。萬一找不到人照顧最好同學校商量可不可以留在學校，有些學校是有老師照顧這些小朋友的。當然要做足預防措施，一定要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作為家中主婦，如果發現有同事、親友、同一棟大廈的住客被確診會非常擔心自己或家人會不會受傳染，惶惶不可終日。

其實，如果你已經打了新冠疫苗兩針至三針的話，哪怕是真正不幸感染了，多數人的症狀比較輕微，就像一個重感冒一樣頭痛發燒，喉嚨痛幾天然後好轉。只不過今次疫症是空氣傳染，而且傳播途徑非常快和廣。只要做好預防措施，例如要戴口罩、勤洗手、多飲水、充足睡眠，用1:99的漂白水清潔家居，衣服分家中穿的還是出門穿的，減少聚集，保持社交距離就減低好多感染的機會了。

每個家庭都有難處，有些市民因為疫症長期不能上班，自僱人士手停口停，打工仔可能被迫放假或者減薪，做老闆的要支付工資和舖租，有時見到食肆水盡鵝飛，我都會特別經過買外賣，雖然買得不多但精神上支持他們，希望香港人同心協力共渡時艱。

當疫症過後，我們再回望今年的三八婦女節，我們婦女無論在家中和社會頂着大半邊天，我們會給自己一個讚，加油啊！各位姐妹！

辭海的作者陳寅恪先生

百家廊

范舉

陳寅恪是300年來，最有學問的語言文字學家、歷史學家。父為陳三立，祖父為陳寶箴。在新編《辭海》中，一門三代分列、撰寫條目，作出了傑出的貢獻。陳寅恪能夠閱讀蒙古語、藏語、滿語、英語、法語、日語、德語、梵語、拉丁語等20多種語言，可以稱之為語言的天才。他是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被稱為「大師中的大師」、「教授中的教授」。其主要著作有《魏晉南北朝史》、《隋唐政治史》、《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初編》、《寒柳堂集》、《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

陳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鶴壽，江西省南昌府義寧州（今江西省修水縣）人，生於湖南長沙。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亦為民初時期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其餘三人為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嚴耕望將其與錢穆、陳垣、呂思勉並稱為「現代四大史學家」。

「恪」普通話應讀作「ke（課）」。據陳寅恪助教王鍾翰回憶，陳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作Koh，「客」『ke』），因此「恪」並不讀「que」（課）。根據目前官方標準，「ke（課）」是「恪」字在普通話中的唯一讀音。陳寅恪本人和至親三代都讀「恪」為que，是既成事實，不爭的事實。「恪」讀「卻」為「通呼」在錄500餘年，陳寅恪的「que」不是孤立的語言現象。

陳寅恪兒時啟蒙於家塾，學習四書五經、算學、地理等知識。1900年（光緒26年）祖父陳寶箴去世後，陳三立舉家遷居江蘇金陵，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教授四書五經、數學、英文、體育、音樂、繪畫等課程。先後延聘教師有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1919年1月到美國哈佛大學隨蘭曼教授（Charles Rockwell Lanman）學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研究院，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馬克斯．繆勒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通過留學期間的學習，具備了閱讀蒙古語、藏語、滿語、日語、梵語、英語、法語、德語、巴利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拉丁語、希臘語等十餘種語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1923年陳寅恪在《與妹書》中明確地表示：「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漢文，是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於希臘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屬一系。」

1929年6月5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遷入北平北海靜心齋，時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的陳寅恪，被委任為第一組主任。1930年以後，開「佛經文學」、「世說新語研究」、「唐詩校釋」、「晉至唐文化史」、「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諸科，凡是與佛教有關的資料，一律用黃色的包裝着，當時名家如吳宓、朱自清、馮友蘭都來旁聽，鄭天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歷史系教授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

1939年，牛津大學聘請他為中國史教授。1940年9月，他離昆明赴香港探親，準備轉英國。因戰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間撰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有詩「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1941年受香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地山所邀，任職客座教授，講授隋唐史，僅講授韋莊《秦婦吟》一詩，耗時兩個月，1941年8月4日，許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淪陷，學校停課，生活物資奇缺，由於陳寅恪懂日文，日軍十分禮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饋贈。1942年5月1日陳寅恪從日軍佔領下的香港大學正式辭職。攜妻女逃離香港，至桂林，中研院物理所長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於廣西大學。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學。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下旬，離開昆明經緬甸、印度前去英國治眼疾，卻因耽擱太久，無法痊癒，僅一眼能見微光。

1948年底，解放軍解放了北平，傅斯年電話催請寅恪南下，寅恪舉家乘飛機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後在嶺南大學任教，1952年秋院系調整，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自此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為歷史系、中文系講授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等三門課程。1954年，中國史學會公布第一屆理事會名單，郭沫若擔任主席，吳玉章、范文瀾擔任副主席，他擔任理事。

陳寅恪開創以詩證史、以史解詩的學術方法，例如在《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提出白居易以「七月七日長生殿」認為是寢殿，陳寅恪指出是祀神之齋宮，「長生殿」前身是祀神之「集靈殿」，「唐代宮中長生殿雖為寢殿，獨華清宮之長生殿為祀神之齋宮。」

陳寅恪《李唐氏族推測之後記》中說：「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對中國3,000年來中原農業文明和草原遊牧文明之間的互動關係做了極為精闢和創見性的概括。

作業簿

聆聽和鼓勵

林作

我由於工作，見人真的見得特別多。而我並不是進行一般的社交，很多時候都是關於一些商業上的合作。最近，我覺得我確認了一個香港人真的有很大的問題，也知道幫到大家最好的方法——聆聽。

我發現我遇到無論是想和我傾談合作、或者是我的客戶，都沒有好好的聽人說話的能力。留意，實際上我並不是個在對話中很多話講的人。你看到我的訪談，覺得我似乎很多話說，其實那只是因為我在面對鏡頭說話。

私底下遇到我的人，大部分都會在和我相談後頗為喜歡我和欣賞我，因為我能夠讓人覺得我很欣賞他、關注他，甚至好像全世界只有他。我不會玩電話、不會眼神放在別處、不會有什麼分享自己的看法。

我甚至在被問到自己的建議和看法時，不急於給出意見。首先，我會等對方的情緒夠平穩時才開始自己的分享。對方如果在很興奮狀態、很生氣憤怒狀態等，我都只會做聆聽者。我甚至喜歡問：「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鼓勵對方去分享更多，自己想更多，然後我去給予鼓勵，每一字一句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你會問：那是否代表對方在對話中佔據了主動權？非也！問問題者，才是真正主導對話的人。你沒去過見工嗎？

可惜現在的人，甚至尤其本身是做銷售的人，都太過急於講自己、講產品，總之要創造機會推銷自己和自己的事業。給對方的感覺，就是沒有專注過對方，和對着一面牆講話，沒有分別。

其實大家都明白，只有在對方真的覺得你在乎他、關注他、喜歡他、欣賞他、仰慕他的情況下，他才會對你打開心扉，讓你給他介紹任何想法、產品、意見。這點大家都明白的。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低級錯誤，在你還沒講完的時候就已經打斷你，然後基本上不會順着你的答案走下去，而是不斷順着自己練了100次的講稿呢？

因為現在的人早已忘記社交的方式了。社交是禮儀。也就是說社交不是要你自己爽，是要對方感到被尊重，甚至被喜歡。這在目前的年輕人身上很難看到，因為個人主義的抬頭，讓我們每個人都極度自私。

那麼解決辦法是什麼？我懶得改變一個人的內心，我不認為斯坦尼夫拉夫斯基的由內而外方式在這裏能奏效。最簡單的：閉嘴，好好聆聽，全神貫注，表達讚賞。你會發現對方喜歡你多很多。

然後你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演藝蝶影

長壽演員演長壽劇

小蝶

我私底下不認識上星期離世的楚原。記憶中，一次我拜祭長輩時，在同一個仙觀內見到他，因為他的父親張活游的龕位也是放在與我的長輩的同一個單位內。

提起張氏父子，我有很長的時間以為張活游是兒子，楚原是父親。為何我會有這個印象呢？因為我小時候看粵語長片，片中的張活游大都是30歲左右的模樣。相反，我自知道楚原這位導演時，他已經滿頭白髮。所以，我的腦海將這兩個印象放在一起時，便自動產生了白髮是父親，年輕的是兒子的結論。現時想起來，真是年少無知的例證。

我對楚原當演員較深的印象是來自長壽電視劇《真情》。最近一兩年，電視台又再在早上重播《真情》。楚原飾演的歸拿督早已出場，我不時在熒幕上見到他。感覺上，他好像仍然是活生生存在似的。

在最近一集的《真情》中，有位演員說「今年是虎年」。啊！原來《真情》已是24年前的製作了。24年是很漫長的時間，當中無論是人或事都應該有很大的變化。

可是，《真情》卻是一個很特別的電視劇。我說它特別，是因為它長壽。不過，我不但指它製作了一千多集，創香港最長壽的電視劇紀錄，更是因為劇中的演員都很長壽。

不是嗎？你看看劇中主要的演員，不是絕大部分都仍然健在嗎？當時屬於年輕的一群現時最少也有四五十歲了，他們仍然在世是很合理（但並非必然）的事情。可是，請逐一看看當時已是年長的演員，你會發現他們都是很長壽的。

數年前，我已經注意到這點，發現主要演員除了飾演梁友的關海山和飾演梗角康醫生的鮑方外，其他的年長演員都仍然安好。「上等人」梁舜燕也只是在兩年前才高壽離世。

先看飾演「阿家」的黎萱。出身舞台劇演員的黎萱在劇中已是太婆輩，現實生活的她今年90歲。她的戲很扎實，可惜已經退休，不再亮相幕前。我祝她身壯力健！

「容姨」譚倩紅在粵劇和粵語片中都是著名的演員。到了今天，她是此兩個演藝圈中少數仍然健在的演員。我在2018年一個宴會中見到她，與她聊了數句，並和她合照。20多年過去了，她仍然與《真情》中的容姨同一模樣。她比黎萱大兩個月，亦是一名壽星。我祝她老如松柏。

「高校長」林小湛80多歲，仍然活躍演藝圈。2016年，她參演《瑪嘉烈與大衞系列之綠豆》。數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參加她教授的演戲班，很喜歡她的教學方法。林小湛近年還製作節目，真了不起。我祝她精神爽利！

在《真情》飾演「阿海」母親的白茵今年仍未足80歲，原來她當時才是五十出頭，以前的打扮令人看起來比真實年齡大。5年前我在一個宴會中見到她，又是一位與《真情》時的樣貌絲毫不變的常青樹。我祝她美貌常駐。

說起常青樹，怎能不提「拿督夫人」梁葆貞？新冠肺炎出現前，她總會有半年留港，我們常常聚會：在九龍喝茶、到新界吃晚飯、去深圳購物……這兩年她因疫情不能返港，我們只好不時通電話，互道近況。80多歲的她步履輕盈，身手敏捷，哪像一名耋老？「拿督夫人」，我等着你回來呀！

當時參演此劇的一眾中年演員更差不多全部在世，很多仍然活躍幕前。這劇組的演員真有福氣，人人都得享長壽。無綫應該開拍《真情》續集，由原班人馬演出，肯定大受歡迎。